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六十九回 兆貴里翰林出醜 春申浦名士吟秋

且說章秋谷坐在房內聽那房外的客人聲音，送入耳中□分相熟，但是一時之內急切辨不出他是誰，便走到後房門口，巴著門簾向外張望。仔仔細細的打量那來的客人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著名蠟燭、第一瘟生的王太史。論起世誼來，王太史還是章秋谷的父輩。平日之間，章秋谷見了王太史的面兒總是循規蹈矩，恭恭敬敬的按著後輩的禮數。這位王太史卻是倚老賣老的，每逢見面的時候總要說兩句鑿四方眼的話兒，一個不高興，還要教訓幾句。章秋谷雖然年少才高，天資疏放，目空一世，睥睨不群，不把王太史放在眼內，卻因為他是個多年的父執，不好去得罪他，碰了他幾次釘子，心上也覺得有些不快。 剛剛的事有湊巧，今天和王太史混在一堆。章秋谷見了王太史，暗想：「這個老頭兒平日間滿口道學，好像一個正派人兒，今天難得和他遇見，不如把他讓進房來，大家坐在一起，塞了他的口兒，省得他一見了面就要羅羅蘇蘇的，說那些道學的拔談。」想罷正要走出來招呼，忽見王太史轉身要走，章秋谷連忙一手把門簾掀起，笑容滿面的向王太史道：「原來果然是老世伯，久違了，怪道說話的聲音□分相熟，一時幾乎想不起來。今天他們這裡的房間不空，老世伯何不就在這裡坐一會兒？」

王太史無意之間突然遇著了章秋谷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又不能一定要走，只好訕訕的進來坐下，滿身的不得勁兒，和章秋谷講了幾句應酬話兒，臉上還有些紅紅的，好容易停了一回方得自在。抬起頭來再看陳文仙時，只見文仙和秋谷並著香肩坐在一張榻上，纖腰斜擲，素手同攜，和秋谷咬著耳朵不知說些什麼。說了一回，又看著王太史回頭匿笑，彷彿是在那裡笑他，那一種要好的樣兒，一時也說他不盡。

更兼榻對面恰恰的擺著一面小小的牆鏡，正照著陳文仙和章秋谷兩個的影兒，真個是一對璧人，兩株玉樹。一個是飄煙抱雨，麗華楊柳之腰；一個是敷粉塗朱，平叔蓮花之面。瓊枝照夜，寶靨回春；趙家掌上之身，漢殿春風之影。王太史不看猶可，一見章秋谷和陳文仙這般親熱，一股酸氣直從腳底下冒了起來，湧到心頭，按捺不住，不由得冷笑一聲，對著秋谷說道：「老姪，我有一句話兒勸你，你可不要見怪。你們年紀輕輕的人，比不得我們年紀大了，自然只好借著到堂子裡頭走走，尋尋開心。老實說，我雖然老朽無能，卻也掙了一名進士，點了一個翰林，讀書一層總算交代過了。你現在年紀方交二□，又沒有成就功名，這個當兒正是在窗下用功的時候，將來或者博得一個科名，不枉了你是個世代書香、宦家子弟，何苦盡著在堂子裡頭尋花問柳，棄擲了這些有用的光陰，我倒有些替你可惜。並不是我自己倚著多年的父輩，說這些倚老賣老的話兒，你可知去日苦多，書囊無底？我看你還是斂跡些兒的好。」

章秋谷本來不佩服王太史的學問，說他除了做八股策論、寫白所摺試策之外，一樣也不懂什麼。現在聽他居然教訓起來，不覺滿心發火，顧不得他是什麼父執的了，當時便推開了陳文仙立起身來，鼻子管裡笑了一聲，向著王太史說道：「世伯的話果然不錯，小姪今天多多承教了，只是還有一句話兒不得明白，要求世伯指教。」

王太史聽了，一時也不得明白，便問秋谷道：「你有什麼不懂的話兒要我指教？」

章秋谷冷笑道：「據世伯這樣說來，像我們這般年輕的人，是不該在堂子裡頭頑耍的了。請問世伯，我們這樣的年紀不該頑耍，難道直要到年紀大了，腰駝背曲、鶴髮雞皮的時候才好在堂子裡頭頑耍麼？如今的這班大人先生，年輕時候讀了幾句死書，一概的世故人情全然不懂，那裡還有工夫來考察這嫖界中間的學問？到得上了年紀，自以為是功成名遂的了，免不得倒過頭去重新頑耍起來，卻不想自家事事外行，那裡有嫖界的資格？鬧出許多笑話，惹了無數牢騷，把自家辛辛苦苦的銀錢，大把兒撩在水中，討不出信人一個『好』字。更兼潘鬢將斑，何郎已老，勉勉強強的涎著臉兒去討信人的歡喜，費了自家的精力，博得那無謂的風情，應了那『一樹梨花壓海棠』的一句說話。如此的看來，到了這般年紀，何苦的還要自家賣弄風流，到頭來落得一場沒趣？不如還是趁著少年時節及時行樂，春花秋月盡是可憐，檀板金尊居然無賴，也未嘗不是一個消遣的法兒。要曉得來日無多，春華易晚，若是到了你老世伯這般年紀方才要及時行樂起來，可是來不及了。」章秋谷還未說完，陳文仙聽他說得好笑，忍不住「撲嗤」的笑了一聲。

王太史聽得章秋谷的話風，句句是說著自己，氣得他雙眉倒豎，兩眼圓睜，嘴上的幾根稀稀郎郎的鬍子一跟根都直立起來。又聽章秋谷昂然說道：「至於學問一層，小姪雖然年幼，自問還不弱於人，不過時運不濟，沒有取得科名罷了。一個人的文章經濟，都是在少年時節得來，若到了二□以外還要用什麼功，讀什麼書，這個人也就是一錢不值的了。」

王太史自出娘胎，從沒有受過別人這般教訓，只見他的臉上一會兒紅，一會兒白，一會兒青黃不定，好似開了一個顏色舖子一般；直把他罵得氣塞胸膛，火星直冒，眼睜睜的看著章秋谷。看了半晌方才說出一句話來道：「好，好，我是好心勸你，你倒教訓起我來！我活了五□多歲年紀，沒有受過這般糟蹋。你這個人真真的不知好列！你想你在外面荒唐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我不過念著你們尊大人和我的交情，所以這樣的苦心相勸，想要保全你的名譽，不想你倒這樣的把我頂撞，眼眶內看不起人。就算你是怎樣的高才，我總算是你的父執，可該把我這樣糟蹋的麼？」說著氣喘呼呼的，把一把象牙油紙扇兒不住的亂扇，頭上的汗珠竟有黃豆一般大小，口內連說「豈有此理」。

章秋谷見了甚是好笑，又見他氣得這般模樣，好像心上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起來，便含笑說道：「老世伯言重了，小姪怎敢這般大膽，糟蹋起你老世伯來？但是小姪性情伉直，心上留不住一句話兒，所謂『骨鯁在喉，吐之為快』，還求老世伯的大量海涵，不要和小姪一般見識才是。你老世伯是□年讀書，□年養氣，比不得我們這一班少年性急的人。」說著，便立起身來打了一躬。

王太史聽了章秋谷的說話，雖然恨他切骨，卻是無可奈何，只得頓住了口，默然不語。陳文仙此時走到前房，應酬客人去了。王太史坐了一刻，覺得心中餘怒未平，坐在此間無謂，便起身要走。秋谷也不相留，任他先走。陳文仙趕到後房相送，王太史臨走的時候，似笑不笑的向著陳文仙道：「恭喜你，有這樣的漂亮客人在你院中來往，怪不得你要做他的恩客，果然生得不差。像我們這樣的老頭兒，你面子上雖然一樣應酬，那心上究竟是勉強的。」陳文仙聽了，變了面皮，正要回答，不料王太史曉得自己說他不過，三步並做一步，急急的走下樓梯，頭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陳文仙又氣又笑，回轉後房對著秋谷笑道：「耐聽聽看，格號閒話阿要氣數？」

章秋谷也不覺笑了。按下不提。

只說章秋谷在上海過了中秋，應辦的事情差不多將次完結，秋谷打算過了重陽，束裝回去。恰恰的金小寶過了秋節不做生意，另外租了幾間房子和貢春樹住在一起，只留下章秋谷一個人住在吉升棧中。花朝月夜，甚是無聊，除了和幾個知己些的朋友談談，便往陳文仙院中走走，每每整天整夜的不到棧房。

這一天，秋谷正在棧內檢點往來的信札，忽然見王小屏走了進來，秋谷大喜，讓他坐下。談了一回，王小屏隨意把案上的書本翻看，只見一本《玉溪詩集》，內夾著兩張寫過的冷金箋，寫的一筆趙松雪行楷，甚是秀挺。第一張上面寫首「秋谷八章」的題目，下邊寫著「樵翠青衫客旅稿」。原來這樵翠青衫客，便是章秋谷的別名。王小屏看了，曉得是章秋谷的近作，便朗吟起來道：

□二闌干映畫塘，水心亭子好招涼；
夜深獨立無人問，一點流螢過曲廊。
畫船載酒聽湖歌，□里湖光壓芰荷；
行到六橋煙外路，碧湖深處晚涼多。
珠簾不捲夜星低，獨倚銀屏望翠微；

坐久不知風露冷，滿身香影濕羅衣。
一夜新涼透碧櫺，誰家玉笛暗中聽；
當時七夕真虛度，惆悵牽牛織女星。
三更涼露濕鞦韆，雲母屏風隔半偏；
冰簟銀牀眠不得，碧天如水夜如煙。
錦幃半掩睡惺忪，昨夜輕寒力更慵；
八尺龍須人未起，月明庭院冷梧桐。
兩岸溪光擁板橋，岸花開處泊蘭橈；
可憐扶荔宮中柳，瘦盡當年一捻腰。
大堤殘柳亂棲鴉，燈火簾櫳月又斜；
一夜西風秋不管，隔灘閒煞白蘋花。

王小屏念完，不覺擊節叫好。秋谷道：「你不要謬選，還有幾首《秋闈怨集唐》，好像集得好些，你一總看了再說。」王小屏聽了，便又取過第二張來，高吟道：

倦倚東牀白玉牀，為誰銷瘦減容光；
今宵始覺房櫳冷，臥後清宵細細長。
露牀風簟半欹斜，深掩妝窗臥碧紗；
二□五弦彈夜月，不知秋思在誰家？
象齒薰爐未覺秋，天河迢遞笑牽牛；
相思一夜知多少，春入眉心兩點愁。
深院沉沉獨閉門，為君惆悵又黃昏；
一鉤冷霧懸朱箔，金屋無人見淚痕。
月過花西尚未眠，月光如水水如天；
晚來悵望君知否，織女佳期又隔年。
已涼天氣未寒時，桂魄初生秋露微；
直道相思了無益，殘宵猶得夢依稀。

王小屏看完了，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拍案稱賞，又把那兩張詩翻來覆去的，看了幾遍道：「你這《秋詞八首》直是逼真的王漁洋，漁洋七絕全取丰神，不食人間煙火，真個是錦心繡口，我們那裡做得出來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無論什麼事情總有一番謙遜，其實我們這樣的交情，何必定要拘著這些俗套。你的著作我是拜讀過的，真如大海長江，波瀾萬里，若令當世豎儒見了，一定要擡舌不下者三日。像我這樣風雲月露的才子，那裡趕得上你的大才。」王小屏不等秋谷說完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你說我無論什麼事情總有一番謙遜，你為什麼也要這般的謙遜起來？」正是：

折倒迂儒之論，名士高談；狂吟子夜之歌，王郎絕唱。
不知王小屏還有什麼說話，請看下回便知分解。